

旧欢如梦

「丹薇，你为什么哭？」「因为我不能够再哭了。」
「为什么不能再哭？」「因为我老了。」
我说：「年纪大的人要微笑，微笑，永远微笑。」

尔舒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旧欢如梦

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14-829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欢如梦 /（加）亦舒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ISBN 978-7-5060-7928-0

I. ①旧… II. ①亦…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4514号

旧欢如梦

(JIUHUAN RU MENG)

（加）亦 舒 著

责任编辑：辛岐波 郭淑敏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92号

邮政编码：100010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6.5

字 数：139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7928-0

定 价：25.00 元

发行电话：（010）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64258127

目录

错 ...	001
诡计 ...	018
过去 ...	036
寂寞小姐 ...	052
旧欢如梦 ...	069
拍戏 ...	086
情书 ...	103
少爷 ...	119
赛车手 ...	136
一张书桌 ...	153
雨天 ...	169
照片 ...	186

错

她来敲门，要找菲腊。我觉得奇怪，菲腊出去了，跟他的未婚妻出去了，他订了婚几乎近五年，虽然到处玩着，始终还是回到这个未婚妻身边的，她为什么找菲腊？

她是一个好看的女孩子。她站在门口敲门，说：“我找菲腊。”她的眼睛温柔得像鹿的眼睛，褐色的。她的黑发漆亮，她的衣着完美，但是她的脸色苍白。

她找菲腊。

我说：“菲腊不在。请进，我在做茶，要喝一杯？”

她点点头。

我请她坐，她坐下来。

我帮她脱大衣，她穿着件高雅的裙子，很纤细。我有点诧异。菲腊这人趣味很低，极少跟这么秀气的女孩子来往，他喜欢那种高大的，粗壮的，结棍的，浑身是肉的女人。这个女孩子不合他口味。

我把茶给她，把火弄高了，好使她暖和点，落了三天雪，冷得



不像话。

“他几时回来？”她问我。

我歉意的答：“我不知道呢。”

她点点头。

菲腊从来不说几时回来，回来的时候，必然把他的未婚妻也带来睡，老实不客气的，也不避忌人，到处搂搂抱抱，有时候我装作看不见。

她找菲腊，如果等到他回来，更不高兴。

我说：“或者，你有什么话要留下来？”

她抬起了头，下巴是有棱有角的，她说：“不用了。”

“贵姓？”

“我姓王。”

“王小姐。我姓陆，陆家明。”

“陆先生好。没妨碍你工作吧？”

“没有。”我说，“我……不过在做功课。”

“菲腊说你在皇家学院念物理？”她问。

“低温物理。”

“他念化学。你们常常见面？”她问。

“并不，”我说，“不同一系，学校大得很。他今年是最后一年，春天前应该毕业。”

她点点头：“我知道，他告诉过我。他是我哥哥的朋友，以前他在曼城理工学院的。”

“啊。”我放心了，“是你哥哥叫你来带话？”

“不，我哥哥已经回家了。”

我的心又忐忑不安起来。菲腊这种人是石灰簍，走到哪里，必然留下一点迹子，我早告诉他，这样做没什么好处，他是不听的，他的逻辑是，得风流时且风流，只要两不吃亏就好。这两年来我与他同住，很惹麻烦，有不少女孩来闹过，多数打烂几个杯子就走了，很少这么斯文的，跑来坐着，喝着茶不出声。

我在等她开口。

她慢慢地说：“我喝完了茶就走。”

“不忙，我有空。”虽然这么说着，我却怕菲腊回来，她看到了不高兴。

她抬起眼来，很了解的笑一笑。

她问：“你身上穿着的，是皇家学院的球衫？”

“是。”

“菲腊说他会送一件给我。”她微笑说，“他答应的。”

她年轻，她说话的时候，仿佛菲腊心中只有她一个人。

叫我怎么向她解释？菲腊不是一个坏人，他不骗女孩子，他只是使女孩子心甘情愿的上当，事后他并不负责，女孩子们也很明白他的为人，也懒得叫他负责，于是他又回到这个未婚妻身边去了，这未婚妻因长得丑，非常认命，她父亲也就一直负担着菲腊的开销，学费。

可是这一次，这个女孩子有种特殊的气质，她的漠然，她脸上的结郁，她的清秀，都不是那种随便的女孩子，既然不随便，就不该向菲腊这种男人接近，她究竟是哪一种人？我不明白。



如何说再见系列

如何说再见系列

她缓缓地喝完了茶，站起来说：“我明天再来。”

“我叫菲腊等你，明天下午？”

她点点头，“谢谢。”

我帮她穿了大衣，替她开门，她走了。

我回到客厅，发觉她掉下了一只手套。她一定有重要的事跟菲腊说，她精神并不集中，虽然尽量维持着安静，却还是恍恍惚惚的。

我惋惜地想，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菲腊这一次错了。

他是吃了饭才回来的。这些日子来，只有他说：“喂！家明，没钱了，请我吃饭。”从来没有他请我吃过什么。他是一个精明的男人。只是他聪明，好学，少有的动力。啊还有一点，他长得漂亮，菲腊是一个少有的英俊男人。

他回来的时候说：“喂，你一整天都没出去？”

他未婚妻钻到房间去了。

我趁机拉住他，“有人找你。”

他一怔：“谁？”

“一个姓王的女孩子。”

“王——啊。”他说，“有什么事？”

“你该知道。”我看着他。

“我跟她没有事，早完了，她知道我明春就得结婚的，又不是没跟她说过，她跟我吵了起来，说以后不要再见我，怎么现在又自说自话地来找我？真麻烦，这种女孩子就是这样！当初说好玩玩的，后来又要霸住我。她说些什么？”

我说：“什么话都没有。你倒是骂了她一顿。”

“真的什么话都没有？”

“她说明天再来。”

“发神经！”菲腊说，“我未婚妻在这里！她几时来？我要避一避，家明，帮帮忙。”

“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

菲腊笑着：“所有的女孩儿，一认真就不可爱了。”

我沉默。

“但凡肯跟我玩的，也一定肯跟别人玩，我一个月没见她了，如今她来找我，有什么事，找我负责？我又不痴不傻，当然避之则吉，不然怎么样？”

“不一定有什么事。”

“没有事还来找我？她又不是找不到男朋友。明天我决不在家，不到半夜不回来。”

“她看上去很骄傲，不一定要求什么。”

“骄傲什么？骄傲也不会上门来了，女人总要等男人上门去啊！”

我忍不住了：“当初是她先找你的？”

“这——”他呆一呆。

“是不是？”我重重地放下杯子。

“双方情愿的，家明，我可不是强奸犯。”他无可奈何地说，“大家都超过二十岁了，你叫我怎么办？”

“两个人都糊涂！”我叹口气，“也许糊涂的是她。”



“是她。她不该来找我。我一早告诉她我订了婚，可是女人就是滑稽，她要证明她有魅力，可以自别的女人怀里把我抢过去，失败了却不甘心，现在她想闹什么？我可不怕，我避着她，是给她面子，见了她，我说几句不客气的话，她可受不住。”

“你真不怕？”

“怕什么？怕她寻死？这是什么年代了？像她这样出来玩的女孩子，红黄蓝白黑什么没见过，还是林黛玉不成？也不知道什么心血来潮，找上门来，不然照她那性格，这上下恐怕连我姓什么都该忘了。”

我低下头不出声。

“家明，你心里一定骂我是杀千刀的？”

我没有看他，回到房间去了。

菲腊真是天才。

照我就不行。我躺在床上想，喜欢一个人是一个人，我是负责的，有了未婚妻就好好的，绝不会到处玩。虽然女孩子应该对她们的身体与感情都当心，但是女人……女人是容易犯错误的。

就是连这个姓王的女孩子也不例外。这么脱俗，也被菲腊形容成这样。菲腊一点感激的意思都没有。至少他应该感到荣幸，这么好看的女孩子肯陪他上床——或者他以为任何女人都会对他倾心吧？

真划不来。

这年头，女孩子打算跟男人睡觉，只好当是一种娱乐，像看电影，看完就算数，互不拖欠，若果妄想以肉体关系增进感情，简直

是做梦！可惜女人是糊涂的，梦一直做不醒。

我替她可惜。

第二天菲腊一早与未婚妻出去了，他是说得出做得到的，无毒不丈夫。

下午我一个人在等她的门。

她来了。

她看到我的表情，她便明白了，聪明的女孩子。她微笑着，笑里有种说不出的惘然，她说：“对不起，麻烦你，我早该知道，谢谢你，再见。”她回身走，我拉住她，她想挣脱，忽然之间她俯身呕吐起来。

我很明白，她来找菲腊，是因为她怀了孕。

这么不当心的女孩子，我叹口气，任她长得这么不凡。

我把手帕递给她，叫她进屋子来。她一声不响，坐在那里，我给她一杯热水。

她喝了，喘口气：“不要告诉菲腊，别让他笑我。”

我点点头。

她又笑她那种笑。

我问：“你认识医生吗？”

“我会想办法找一个。”

“你钱够吗？”

“足够了。”

“找个医生，越快越好，你没有选择，菲腊不会娶你的。”

她抬起眼：“我也不会嫁给他。”



我一呆。

“我还有两年才毕业，”她漠然地说，“我又不爱他，他也养不起我。我如何嫁他？”

“但是——你为什么来找他？”

“我找谁呢？”她问，“我又没有亲戚朋友，也许他可以告诉我，医生在什么地方，我有钱，可是我对这地方陌生，不知道要去找谁。”

我呻吟一下。我也不知道啊！老天。

我说：“你太不小心了。”

“我知道，每个人都会这么说，我自己也这么说，你不会相信，我已是十分小心的了，只是我运气不好，每个女人都跟男人上床，只有我一个人出毛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研究为什么也没用，我只是想找个医生，如此而已。”

我说：“我不能帮你。”

“你是个好人，”她微笑，苍白的微笑，“其实菲腊也是好人，这全是我的错。我是这么寂寞，我需要一点温暖，即使是暂时的也好，菲腊很顺便，所以就是菲腊，我实在不该来的，可能是其他的男人……不是菲腊的错，我是一个随便的人，只怪我自己。”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只看着茶杯。

我捧着头。我不认识她。我不知道她如何寂寞，她无助，她需要帮助，我可以为她做些什么？

我说：“大学里有一本手册……里面有一段广告——”

“我知道，我去了，那里的医生很好，他们替我做了实验，他

们说：你怀孕了。就是这样。”

“他们没有医生？有没有医生？”

“我去我的注册医生那里，他说：‘我不可以为你做这种事……’”

“当然有医生肯做这种事的！”

“他们在哪里？我愿意付钱。”

“我也不知道。”我也急了。

“我不可以再等了。”

“我知道，可是怎么办呢？”我问她。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才来找菲腊的。”

“老天。”

“我打算去求那些医生，不过没有太大的希望，再不就求我一个女朋友，她在医院做事，但是……怎么开口呢，这年头，她会想：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倒不是笑我乱跟男人睡觉，况且她不过是一个护士，不见得有什么办法。”

“你没有吃药？”

“我就是吃着药丸，我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捧着头。

我绝望地问：“你怎么办呢？”

“有一样我是知道的，我不要死。”

“可是……”

“我可以回家，不过家在一万里以外，圣诞假已经过了，如果这里没有医生——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好，叫我找谁呢？”她把头枕在桌子上。



她没有哭。她是一个理智的、倔强的女孩子。她没有怪菲腊，是没有怪菲腊，不是假话，菲腊太有小人之心了。可是怎么办呢？

我说：“你今天是请了假？”

“是，我向学校请了三天假，我无心上学。我想活下去，我觉得生命是极有意思的，虽然目前这样，我仍说我是极想活下去的，只要这一个阶段过去，我仍想好好的，洗心革面的做人。上帝真的不原谅我了？”

我说：“你没有做错什么，正如你说：每个女人都这样子，只是你运气不好。菲腊的未婚妻，她跟他在一起五年了，并没有出过毛病。”

“是呀，学校里女同学，人人都有男朋友，”她苦笑，“就是我出了这种毛病。”

“跟学校说过没有？”

“我还有两年才毕业，跟他们说了，我还见他们不见？我还听课不听？他们也不理这事。”

“不会……走投无路吧？”我问。

“我不知道。”她的眼睛里都是无限的恐惧。

“穿上大衣，我与你上街去找医生。”我站起来说。

“怎么可以呢？”

“每个医生都问一问，总有一个肯吧？”

“不肯的，我们又没有订时间，又不是跟他们熟——”

我发火了：“真见死不救？”

她笑了，眼泪缓缓地流下来：“可是我并没有死，我只是该

死。”

“你也没有错，你不过是一个人，你很寂寞，你寂寞了。”

她摇着头，只是摇着头。

可怜的女孩子。

“我要走了。”

“不要走。我只希望我是医生，真的。”

“谢谢你，我要走了。”她说，“对不起，真对不起。”

“明天来，我与菲腊说一说——”

“不要跟他说，不是他的错，我不要他负责。”

“也许他知道有医生，明天来。”

“我明天再来，请帮助我。”她说。

“别担心。”我说。

“再见。”她走了。

我的心像压着铅似的，等着菲腊回来。

偏偏他又不回来，直等到半夜，他来了。独自一个人，他未婚妻走了。

我开亮了客厅的灯，他愕然地看着我。

“菲腊，”我说，“你可知道有什么医生肯做堕胎手术？”

“谁要堕胎？”

“王小姐。”

“嘿，笑话——”

我吼叫：“说认不认识就行了，不必讲其他的……这一点也不好笑！”



“我不认识！”他说，“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我的天。”我倒在沙发上。

“关你什么事？”他问，“这个女的——”

“是不关我事，”我说，“她说也不关你事，她只是请我们帮一个忙，帮她找一个医生，仅此而已，只当她是一个朋友，一个相识的人！菲腊，她的家在一万里以外，她没有亲戚，她想活下去。她有学业等着她，她还年轻。”

菲腊脸色铁青：“她其他的男朋友呢？”

“如果她有选择，她不会来的，如果这上下她死了，你真睡得着吗？”我喝问。

“这女人真是麻烦！我不认识医生！”菲腊说，“我没有强奸她，她为什么来找我？关我什么事，谁知道我走了之后，她又跟什么男人来往过？”

我不响。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觉得凄凉，无限的凄凉，浑身发冷。是的，男人错了，可以从头开始，女人就不容易，女人就不容易。

“你知道她不是那种女人！菲腊。”

“我不能负责！”

“做这种事是两个人做的，你做了你就该负责，你活该，不是你也活该！”

他掏出手绢抹汗：“我要搬家了，明年春天我毕业了，我要结婚，你替我想想，我怎么可以牵涉到这种事里去？”

“你这狗娘养的！”

“OK，我是狗娘养的！”他吼叫，“可是她又是什么？这婊子——”

“闭嘴，”我扑过去抓住他的胡子，“闭嘴！听见没有？闭上你的嘴巴！”

他挣开我：“你疯了，我现在就搬走！你疯了！”他冲进房间里，拼命地收拾东西，拿了随身小箱子就拉开大门，头也不回地走了，大门也不关好。

冷风一吹，我清醒了。我关上了门，坐在椅子上。

怎么办呢？

也许不是菲腊的错，他不知道有医生，他害怕，他逃走了。可是难题仍然没有解决，怎么办呢？

我一夜未睡，抽着烟，一夜未睡。我担心。如果我都睡不着，她怎么睡？我深深地吁出一口气。

她又来了，绝早的早上。

她看上去是这么的憔悴疲倦，她多久没有睡觉了？

我请她坐下。她问：“菲腊可起来了？”

我说：“菲腊昨夜走了。”

她失笑：“他比我更害怕吗？”

“是。”

“他不会以为我会嫁他吧？不，我不会嫁他的。我替他未婚妻可怜，将来跟这种男人生活一辈子！”

“你说得对。”

“谢谢你。”